鶴林玉露數

[redacted]珍藏

此篇實出其來係屬錯樣閱廿一卷第二頁并目錄自明

解禪偈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此今所刊廿三卷內所刊不同月係鈔錯

此段按目錄當在第二十三卷

淨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匪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捨是名光明當時稱其精理

不妄交

謙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坐曰入吾宮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脫幘投地

此第二卷少有撥、俗君心、大臣擅權三段

巳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賭集翠裘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此誠正人也

一言撤西廠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語不謬

時學時文時官

錢景諶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恠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官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吁殆時之變也

皃子豈敢有鬚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須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須祐對云老爹無鬚須皃子豈敢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諂媚至此君子可不時刻省察於斯焉

廉直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㨻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美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德福

陳僖敏公鎰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

簡易數年間兩賜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鬣呼為鬍子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来始稍散去及其復来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獘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

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慱矣

史官不輕

劉允濟為著作郎郎脩國史嘗謂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此即循私矣安能秉筆耶

、黃袍求善書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怒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

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于穢德之
貽者徒以建成與剌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
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譙黜

唐太宗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情帝厭之欲加譙
黜魏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
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
益非乎無所損于政帝悅皆勞遣之

諫垣存稿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
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
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
主于理而以至誠感之此一言足為臣子之則

面折二張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
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允邕在陛
下進曰璟言事関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觧始
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

将不測乃造次如是邑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無書至京

宋唐介為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来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比之冨弼前為人所中傷及再入相多頋慮少所建明不同噫始終不易所守者代不多見

官邪賂彰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于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豈不信夫今之時殆尤甚焉

監司濫惡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

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来風紀之司贓汚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来都一様官人與賊不争多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為詩嘲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攬得天下閙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討錢名目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汚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可慨哉

守宰數易

漢光武建武六年秋九月晦日食執金吾朱浮上䟽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斯言固近理而明主能納之亦盛事也

一錢太守

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叔能叅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擇大錢誠廉守也孰能效之

醫國

鶡冠子記龐煥曰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厚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今徒能病國而不能醫國悲夫

羙物難致賢人難逢

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虫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虫為灾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燕飛輕於鳳凰兎走

疾於麒麟蛙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身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其進鋭者其退速

奇士能脱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蒯通據愚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将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寛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奇慱辯之士能自解脱

詐高有才

自周衰以来世有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為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隋也遺其禍于数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吴也忍其心于屢請之時

、盡是面諛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

興化来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悠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材欲得知間有其人恐未能逮耳雖念及無益也

三空之戹

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良可惜哉

秦有十失

漢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注 一羞文字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于胸九喜虛譽十蒙實敝凡此十失一不可染戒之哉

不懼可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

頷相公無權

唐韋澳第進士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頷相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

不可相侵

楊顒為丞相簿亮嘗自校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奴執畊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行私業無曠自可高枕一旦盡欲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数云自有主者亮謝之

寫書風流

卽基清愼無所營求甞語人云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不接異色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樹人

趙簡子論楊虎曰令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蔭也又賈島訕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譏其後之得刺也

謝失舉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道主而令朝廷忻悦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劾舉主

晉崔洪良伯薦郤詵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詵還奏我是彎弓自射也詵聞曰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喜曰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唯法是視洪聞重之

已不能定而以人言

武王問于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王曰善

上山見虎

齊景公出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

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斯可為善應對者矣

蛇虎為害

宋韓公為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化蛇虎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乎今之為政者行苛法以擾民則身為蛇虎矣哀哉

收用豪傑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用王猛而猛為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

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黃巢舉進士不中第甞賦菊詩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帯盡黃金甲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為盜號衝天大将軍卒陷長安凡有大材知者不宜置閒散之地正為此也

網羅豪傑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吳亦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甞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経略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王龍三百萬敗鱗残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囬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吳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却於韓范加一等矣淳祐之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挑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吳其人

至心仁厚意防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衆
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
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于法度之外也

辭邑

曾子衣敝衣以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
衣曾子反復不受使者曰非先生有求于人人則獻
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七十被召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
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薦其人老唯亟
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貴全大義

蕭嵩為相引韓休同列及在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
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
罪相府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
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改

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歸至夕當有使如無使且日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柑子上以素羅袍包其二以賜之吁嵩不貪寵不嫉賢誠宰相度也

賢於竊位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作五知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慶曆間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遂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惠忠

不能忘國

杜祁公退居於家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

爾又一日喜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祁荷國恩之深退居以来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

致仕不起

范鎮以論青苗不聽致仕元祐初首以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来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升矣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復来豈云中禮卒不起

差致仕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年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樂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隱說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

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住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窮約無求

呂榮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誠廉介之士善安貧者矣

山居甚樂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閑民大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

鶴林玉露補卷二十一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俙麃甫甫校

、君子不更名

鷴峰子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况父既没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輙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父没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淂不以為踈於禮者告邪

、天下無全美

鶴峰子曰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可見天下事無兼美以警人毋責備之意

、小智不能保身

鶴峰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血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遠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之所蹈者幾希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韜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司馬溫公解禪偈在第一頁

使學者倀倀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乎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感事寓言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此可為驟富貴驕人之戒盍反而思之

觀人有九德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

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善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于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已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已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而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安之德出言于已未嘗虛發小人惟安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動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已所以養羸老而蓄穉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當知而勉之

聽言可以知人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

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士窮見節義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于憂患者終于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甘而苦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吝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為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于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為飲食之人乎

盡其在我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豈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銜露之戒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

才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豈不有楚材而晉用者有虞愚而秦智者有優乎趙孟不可乎滕薛者有位至丞相損於治郡而罷堪社稷困于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之難也用遂其全之難也堅於立或脆於行參於為或齷於受完於應或瑕於守簡弗任繁而勝繁者或惡簡小稱當鉅而期鉅者常略小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信夫

言當中節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鞈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然好言生事者亦所當戒

嗜利必至害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

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譁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以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濘而蹊徑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量其力自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回此良心

或問迂夫曰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然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磐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儉約可以延年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與猶不能逃于數況於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

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命必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命必長矣

、飲食當節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終、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婬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婬慾若能節婬慾即可省口腹與延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受用當省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若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箸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凡善可勉為

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態讐之罪予喜
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大材晚成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
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
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
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
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
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食泉攬轡不安踴躍疾
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夫猶是已是在識而
用之者何如爾

知苦可以立身

苦説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
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居其一酸鹹之
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
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唯人之情亦然其為
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氷齧蘗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于是乎

孝即是學

楊慈湖為樂平有訓學文云按古學字為孝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為孝音又為學音者乎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

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故百行以孝悌先

自衒必受其殃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于自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鴒愛形顧影不自蔵為羅者所得士之惟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蔵故耳夜獸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用人不可不審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藍蛇有毒尾却觧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黄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鹽

破介傷膚壞梳摘髮已為之動聚珍燈身列艷靡骨神為之安

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係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君子無常師

有一字之師有一句之師有終身之師凡可以通達時宜有裨日用者雖一語一默之間苟能資之以有成即我師矣何常之有

知足之論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城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才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庸人碌碌而昧此者多矣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古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冨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于臣妾丐宗廟而不耻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罋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罋杖隨我作丐者之状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相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知命之論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心平心不如忘情喏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
能正是非忘情能臧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
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
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
是天地豈醜擾而成扎草木豈戞求而生哉人之命
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
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
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
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狗紛惡之風以至于
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悤悤然遂忘家
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擾戞求而已子不喻乎

姚崇口訣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欸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稀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儉說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

此處缺 鋼矣甚于[illegible]禍 利害三分

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衛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敎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

鄙夫惜死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光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

原件短缺 P15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稀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禅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儉說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别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關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衛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啓之邪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邪

鄙夫惜死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光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

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
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營平
虜伯江彬在 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寃祈命夫
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夫也

嘲沙門

文士傳曰粟搖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晋弘廣天下
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
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
之疋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此言雖戲誠
有理也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
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
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
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
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

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自警銘

張懿簡公鵬爲理漕都御史時作自警銘書于淮陰行臺其銘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必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詩諫

孟蜀後主於羅城上多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爲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若立者可謂能以詩諫者也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一

[illegible]

及廣政末蜀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

囊萬下服坤維羅接蜀國三秋色難入風丈月詩

錦繡萬下相服張立作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

盡罷後主於羅城上多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

詩讖

右朝夕鑒國鳥鳴小子游填爾上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二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偉廉甫甫校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馬鶴牕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艄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牕遂賦唐律云畫舫

秋風湖上来水涵天碧静無埃一雙㶉鶒忽飛下千
朶芙蓉相映闘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瑶臺
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
無此客来水仙當為洗塵埃蘸公餞褾千行在王母
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冢墓粉墻猶繞舊樓臺相
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
日鶴[鳥息]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
術每吟咏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携以隨鶴[鳥息]
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即動鶴[鳥息]問仙何名即書云
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鳥息]曰有句云捧瑶觴南國佳
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趺寶座西
方大佛丈六金身鶴[鳥息]與雪村方驚愕箕運如飛復
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来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
芳草為誰緑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
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
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鳥息]先生疇昔河橋首唱
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
小真才鬼耶作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

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于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吁此可為后世奸回之鑑也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翌早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牕敲半枯半活幾箇擫萼藥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只目山釋明本中峰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馬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

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颯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予以為四皓人品不能逾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伯可固詞客耳和靖亦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翀雲翰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予每讀之不覺三復嗟嘆宜梓行其詞以為世訓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荆秋來尚芳柰牝鷄晨

語鶺鴒憔悴妖狐晝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
舜一旦天倫忽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
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同猶然兒一鄉家有婦人豈無
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剄腸樹大分枝瓜熟蔕落此語
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章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紜不靖為海紅花莫知其取
意也嘗見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煖
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裡好似徐熙帶
雪枝蓋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為玉茗深都
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于此但俗語則不知
其所自焉

入耳賦

麗水孫薪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荊門軍教
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為太學舊遊
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
黃約以勸農日會于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
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

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覓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道意于薪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贓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夢薪赴赤松觀管轄召里人亦云夢幡幟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無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為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為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汙後有責之者曰若獨不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之曰難難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辭艷曲所謂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摹寫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為彼善于此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

堪遊賞沙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凉比西施淡抹
濃粧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
云畫船撐入柳陰凉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
聲嘹喨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
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鈎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
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
蕩飄動桂枝香雷峰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
湖水清江潮滾天邊斜月新鴈兩三行其四云彤雲
密布鎖高峯凛冽寒風瓊花片片飃長空梅梢凍雪
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
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宫

父忌辭燕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
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
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

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座右銘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讓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斯游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若傷豈常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自警箴

予杭鄭桌菴先生瑤夫著自警箴云勿自足自足自畫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為詭異以沽虛名勿恤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安苟於近小當志乎遠大之事勿欣戚于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顧以七年之病而求艾于三年謂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于

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李常抵荆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爲助而抵之乃力于他人荆公嘗遣子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存益堅士論以此歸之嗚呼今之人莫知爵位之負貪首領之當保阿諛諂佞無所不至安能以大義存心也哉

君子貴知機

君子不幸而知于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于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污身矣荀爽之于董卓楊氏之于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學書之難

墨藪云鍾繇教其子也學書須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窮見萬類皆彷像之乃能臻妙吁

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輙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妄哉

惡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曾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尊乎帝意復解嗚呼以太宗之賢而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也如此通鑑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之語過美而失實矣

款段逐驥

六朝文人理乏氣衰華浮于實較之兩漢遠甚況先秦乎然其人亦博學多聞措辭可觀近日好奇之士以為易及往往習其步驟率皆亂道不能成章宋長編云陳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不成步驟予於學六朝文者亦云

一善忘人

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吁以敬宗之才而忽畧人如此宜乎不能保其令終也

訓子格言

北魏高恭之[illegible]訓諸子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illegible]讀書吁此婦人有見之言也為丈夫一[illegible]仕進之途遂忘其為學豈不謬哉

文章關世變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建文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孝廟諦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龐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嘆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温公存心

司馬温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詞隸書梁間云暫来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面人簡有云草

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以予言之草妨步則迂其行不必薙也木礙冠則俯其首不必芟也則吾與物又何猜焉

詠儀秦相如

高太史季廸有詠儀秦一絶云二子全操六國權朝談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爲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又詠藺相如一絶云危計難成五步間置君虎口幸全還世人莫笑三閭懦不勸懷王入武關二詩寓議論於吟詠之間求生于已死之地不可以尋常詩人目之也

唐高宗不能用賢

魏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曰然則有餘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莱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夫劉藏器年七十而不見用張

柬之七十餘而始大用苟非狄仁傑之力薦是又一藏器也由是觀之唐之遺才多矣藩鎮之非命也又何怪哉

西湖詩

禮部尚書毘陵朱公夢炎字仲雅過錢塘西湖一律云萬户煙銷一境空水光山色畫圖中璚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棲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紫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垂楊栁尚想重来試玉驄又湯仲友一律云山色波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栁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巵二詩聲律相敵皆作家也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陳元方不為無助也觀其臨終敕帝禪之言治而不亂高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其治效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孟德分香賣履孫仲謀委托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火德悲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賛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觜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觜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縶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不敢仰視資倫後投江死觜鼻二字見此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縶作部帝謂叅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脛大于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

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于此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習俗所移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説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黃堂

黃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説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

堂見姑蘇志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庭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消簡囹圄空虛今之邑宰間有能效此者即稱廉能實本諸章公焉

仰字

此處缺耳也風詩有規戒不如寡之消乎 [illegible] 知惡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櫜而往綑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

原件短缺

P16. 及卷尾

氏而又轉失其旨矣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三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裴叔則讓居

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檽蹾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龍津婦論嫡庶

順德龍津婦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兩兄皆庶

舅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無馮曰三子皆君舅所生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哉舅欣歎而從之

李審諸母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荅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李母以一婦人乃能如是足為世法

卧牛衣

王章為諸生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由前觀之妻言良是由後觀之仲卿真丈夫哉

陳子仲妻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此等見識尤稱卓絕

令狐附姓

令狐綯為相時以姓氏少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為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近世有素不識認者一旦聲勢可倚即以宗人自詫執分誼唯謹豈亦帶名諸胡耶

問民疾苦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所行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不盡也今豈唯巡撫大吏無繇瞻望即墨綬之長擅作威福不啻萬里矣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今人觀之亦竒絶矣夢醒録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聽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來回曰汝毋安在曰適隣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此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縝密故觀人于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為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豊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欲日張一日

先輩憂喜

楊少師士竒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

田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决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為碩輔良有以哉

黃牛詞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此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為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大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觀太白詩更見古歌之妙

一錢

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中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詩瘦

子美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亦嘲子美云總為從前作詩苦兩人皆用崔浩事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以此見人有所用心貌未有能澤者孟東野詩志士髮白早亦此類也世之

酡顔緑髪目不知書者直闌牛豢豕耳

視肉撮囊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

賣文為活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稅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如此王元美亦當世博覽之士多受富家金盛為延譽亦是大病汪伯玉為人作墓銘新安人批駁翻刻以耻其事流傳人間能不靦然其人品又可知矣

作文溢美

杭城丁仕卿等之變始于編役不均逞市人一日之憤耳非揭竿攘臂敢與公家敵也世有龔渤海寧待其辭之畢哉張佳胤出營兵擒治之徒手就縛極其

脫幘投地上
頁不妥交
一段誤釘在
第一頁

慘傷佳衜復自陳功伐至屢朝廷飛魚金綺之賜殊覺欺妄王元美叙其平難功謂四戰皆捷生擒百五十人何其不根也今人作文其溢美之言大都類此

儒人師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术魯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脫幘投地

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耶拂衣而去

聖漢左癖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人目之為漢聖杜預研精左傳人目之為左氏癖同一精一以稱聖一以稱癖

崔贍父子

魏孝静人日登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贍令近御座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

原件短缺 P7

倩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羆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燕并為崔瞻父子

、修史之失

蔡琰入胡為胡婦生子歸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盖修史者悖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初月詩

潮陽蘋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虧又一初姮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是先天太極圖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懽呼賛賞謂之油花卜

神會當禁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躤柳金陵三月間亦躤柳則樂戶為之隆慶二年盛舉歌妓雲集簫管沸騰極其絢麗聚觀者衆胄監子弟因而斃者數人自是嚴為之禁而今稍稍復起矣余辛丑見嘉興濮院三月三日有佑聖會吳江有五方賢聖會碎剪錦綺飾以金

玉窮極人間之巧靡費各數千金艤舟萬計男女咸集寶且無筭濮院則見覆一舟皆良家婦人呈諸醜態又有盲兒于田野間者吴江則寶帶橋欄一擁而踢者數十丈河屋房屋一擠而敗者數十溘有折肱者有斷足者有傷而不起者有全斃者夫神而無知會無爲也神而有知必不忍疲民之財而貽民之害也且此不過一日耳目之娱耳省之而完官可以解胥逋之擾省之而自贍可以足數日之飡又况乎筭而往泣而歸生而往死而歸如徼之適當其戹者哉

余按其爲風俗之蠹者有六一曰競奢二曰誨淫三曰招寇四曰起爭五曰廢時六曰失事地主聽之而莫之禁何也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閲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省憤懣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

萬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如漆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衣黃歌響舞行分艶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坐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玄嘯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之語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泰媖母訓

泰媖南鄭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爾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弟元珍叩頭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華行交友賢人

兄弟為名士恭瑛之教流于三世此二事最切中人情可為世法

成兄弟名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晏普二弟未顯欲成其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普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家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因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遂托病痹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間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竊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痹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欷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俯仰目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蓋世有

許武之兄乃能成二弟之名世有叔都之弟乃能表賢兄之行兩人真烈士孰為之兄若弟者亦並稱難矣

辨尊孟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以孟荀同列已為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雜之誠何卑孟耶按史記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勢勢馬尊禮于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窘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班馬定論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觧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王維逸句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来王半山亦有絶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来董逌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俱不載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来傷歳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群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横卻月觀樹遶淩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拾古今世系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将風又嫺文學所著左傳觧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有夜征人云天迷雞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慘酸啼夜月青燐螢螢明又烕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寒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歳不曾来噫登以勇将而兼儒雅若此即韋孝寬薛仁貴

何以過之

杜詩點字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修謂點讀如玷漢書祗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来入詔鑾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廣西盆境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一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最佳此行當載入名園矣錢至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文許有峯巒亭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肖似盖深山峻溜摶激而成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粤當無地毛矣近来中貴人採之以上供因思花石綱覆轍不覺撫然

舒公異徵

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為方外人未幾而夭一日有徭者舉子視其背有紅文招知書者讀之則列弘志名并父母妻子之名氏甚的徭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其紅文撫為巳子若非舒公

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其舉止與孔志初生時無二今已四歲矣舒令之出見錢侍御故歸而道其事

金盌辨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志金盌即玉盌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于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怪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redacted]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歘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韋蘇州詩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倚然在目荊公隣鷄生午寂芳草耒秋妍語雖出韋然亦

工絶矣

趙風子詩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劔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宦竪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指可爲嘆息

陵峯采藥詩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

託譏世情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獮猴滿野戲爲一絶云聞說獮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

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王浚論神在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謂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三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四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清介

予先叔都水公尹武進時清介自持皎然氷立或諷之曰年少途遠鋭于立名耶公應之曰纔說要人道好便非不為不欲之本心

實體之學

都水公曰吾得交于百山車先生而知守道反已四

字浔屬于義河李先生而知學為吾心本體一語自
崙落以來看浔義命二字更親切是以一切窮通毀
譽俱可付之澹如也

諫得天話

予叔祖侍御公瑜彈劾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勛禮
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許瓚左都御史党以平方柄
用公以四凶劾之
肅皇帝震怒謂這厮專一詆毀大臣方欲執筆降旨
而雷大震碎擎天柱次日遂得溫旨

土木奇節

土木之變余高祖諱澤者以通政出守居庸携一蒼
頭由吉往及關破通政公不屈死之時虜甚猖獗橫
屍十百里由吉負公屍以行望虜騎至則抱公卧而
覆以他屍虜有匿者見輒以戟刺之幾為所中者
屢矣匍匐三晝夜始達我軍公屍得以歸後公贈亞
卿誥封六代優䘏子孫長子弁官膳部正及由吉卒
附葬墓左春秋陪公祀云項襄毅公以隨駕陷于邊
隅善一胡婦[illegible]胡婦曰君欲歸乎公曰然胡婦曰

吾頗習途徑君往吾與俱困戒餱糧同公潛行行且強半胡婦曰此去邊關尚四日程度吾所賫糧不足供兩人往與俱斃耳且此去游騎少而易達因授公粮遂自刎死公忍痛獨行甫抵關而枵腹者一日矣至今項氏亦祀胡婦于家廟中夫一胡婦耳捐軀不顧而脫襄毅于難何其烈也以由吉非所稱小人者哉出萬死一生而歸故主之骸骨于要荒外古之義士何遜焉宜兩家至今血祀之不絕也

老僧祝廡

都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叩佛曰吾聞二百餘年以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如是令而忍其以誣去耶遍呼寺僧號于佛前此亦一奇事

謝毋脫簪珥

余高王母李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俱亡恙未幾伯以縣逋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也因告以故李曰歲云暮矣而不能脫兄于獄何顏稱丈夫子為問所逋幾何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亟出

之高王父曰需新歲將無為新婦容耶李取而蹂踐之誓不為篩伯因是得放歸李治家整肅毋令私蓄子孫四十餘人共爨而食壽九十七沒之日揭陽公四歲都水公亦在懷抱間後相繼登進士人咸謂高王母之餘慶云

登泰山詩

余從祖窓菴公登泰山絕頂題詩其上曰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外猶見白雲還公嫺于文學精天文我太祖時以明經特舉進士為僉憲于閩成祖登極數以封章諫之成祖雖震怒卒以忠直免罪賜歸與唐肅齊名時稱會稽二肅載在一統志中

登峩眉山詩

蜀之峩眉山土人相傳謂登者輒阻風雨不能陟其巔余叔祖侍御公按蜀登其絕頂天朗氣清不復知世上有塵溷也勒詩其上云峩眉之高甲天下第一峰頭一振衣雲海雪山虛玉宇碧霄涼露看烏飛蜀

人至今傳誦之

將昌大者必有所遺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嗚呼能神而明之安往不利豈但昌大而已哉

始終不易所守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故曰巧為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上下有分不可相悖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貴以賤為本

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秌死松柏獨存水浮萬物生所留止饑渇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遊絶江海智莫大于闕疑行莫大于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廡賞不信忽忽之謀不可為也陽陽之心不可長也

律身大要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智巧言使信廣小患妨大義不困在于早慮不窮在于早預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于冥冥謀于未形聰者聽于無聲慮者戒于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聊舉數端以為趨避之分苟能遵之則律身之大要至矣盡矣若此豈不為一吉人耶

務本逐末則寡過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遠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凡此數者吾人盡用力於斯焉

易地不如還善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則善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有旨哉今人雖易地而不能改其迷亦何益焉故曰不如還善

謹言慎行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詎不信夫

言爲百行之首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教君子愼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之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君子不貴之也可不愼歟

毋忘其本

攀枝無忘其根受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思于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知止不殆

而高不可重而大不可容而勢不可同而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慾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士能行此三者則國必強而家必昌身不辱矣

、巧不如拙

昔人云黙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君子不羞學與問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今人間有讀數行書即自滿足以問難為恥致令識之不博學之不廣惜哉

毀譽出于愛憎之口

彌子瑕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亡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噫今之人大都類此殆有甚焉在乎自處者知機庶幾免此弊耳

小大不兼談

甘戊使于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長短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雖利名聞天

下匠以治木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若乃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之蒙蒙無異未視之狗耳是故成大業者不諳小術負重名者不拘小節斯之謂乎

智者亦有壽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臨患當警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覆之患不臨于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于人

自足三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

待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已年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吾何憂也吁此知命之士也非獨三者之可樂其寓物適情無求無欲安往而非樂境耶

度量當審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席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王者貴天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噫王以民為天吾氓以方寸為天能守而勿失則安往而不利哉

禮義生于富足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學可以益才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草木乘于時

騂行不如炳燭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

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安貧之難

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不驕為有功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趙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德出而福反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大絃急者小絃絶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歟

不可無操守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吁欲依附于人而欲人敬之其惟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晋獲惠公以歸此徳出而福反也

大絃急者小絃絶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虚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歟

不可無操守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翟黄不説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吁欲依附于人而欲人敬之其難

矣乎

善逆生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灾生逆境者動輒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佑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逆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儉為萬化之柄

余嘗論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閫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會不如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
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
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
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為德過朕
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
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
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
往而逌偊偊而步有深慚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
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
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
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
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
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
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于命薄于德汝
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
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夫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
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
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
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為德過朕
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
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
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
往而逌偶偶而步有深慚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
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
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
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
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
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
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
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
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天

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廕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怛也哉

・巧者拙之役

能者歌不能者聽之能者舞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辨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禄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麤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情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君子貴知微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眼一少挫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四終

蘭竹五畫本　卷六言　十六